



# 永不倒下的偶像

□ 张允盛

激励着您“即使上不起，但也要证明我能考上”。结果，您的精神终于感动了父老乡亲，您在乡亲们的泪眼中毅然上路了……

三年的中学生活，您时时刻刻要与饥饿搏斗，您曾发誓：“只要能吃饱，就能拿第一”。看到这里，谁不想哭，如果想笑，那也是对一个面对苦难却乐观处世、豁然大度少年含泪的微笑……

从此，我知道了，在中国作家中，不仅有鲁迅和巴金，在陕西还有一个当年差点饿死的路遥……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您的成名力作《人生》轰动全国，当代文学的一座丰碑悄然树起，无数读者和观众都为高加林命运的归宿掀起一番又一番热烈的争论与探讨……

1988年5月25日，《平凡的世界》经过您六年囚徒般的煎熬，终于划上了句号。其间，劳累与辛苦难以笔述。您身为大作家，食无鱼，出无车，两个馒头一根葱是您的主食，开水泡方便面是您的“佳肴”，您把全部的精力和生命都投入到塑造“世界”的过程中，置疾痛、生死于不顾，完全成了一个机械转动的“机器人”。您在完成这部作品的过程中，几次面临疾病带来的死亡的威胁，然而，您却没有畏惧，您说，能完成这部作品死而无憾……



□ 方晓春

1991年，您的《平凡的世界》终于以得票绝对优势获得了第三届“茅盾文学奖”。然而，俨如您的爱子，他的问世却耗尽了您的全部心血，您的身体彻底崩溃了……

但您并不满足，全然不顾身体崩溃一次又一次的警告，终于，创作札记《早晨从中午开始》成为您的千古绝唱！

您在塑造一个个灵魂的同时，也同样塑造了一个完美的自己。

在生活中您是不幸者，您活得太累了。作家邓拓曾说，“你把生命化为沉甸甸的300万字的教诲的作品之后，上帝为你选择了死作为最好的休息，因为活着的你永远是负重跋涉的。”

您留给世间的不仅仅是短暂而辉煌的人生，而且还有那一腔滚烫的热血化成的永垂不朽的精神，激励着千百万为事业孜孜以求的人们，擦干眼泪，奋然前行……



## 生活处处皆惊喜

□ 百夫长

令我想不到的是，更大的惊喜还在后面。大三下学期的一天，有位同学跑来向我祝贺，说我中了校诗联的一等奖，让我快去北苑宣传栏看看。我刚开始以为他在和我开玩笑，因为我几乎忘了曾投稿给校诗联参赛一事。去上课的路上，我装作不经意的样子看了一眼宣传栏，果然有一张校诗联发布的喜报，上面赫然写着我的一首纪念端午的诗作《五五祭魂》获了一等奖。

红纸黑字，确定无疑，当时我内心的欣喜可想而知。从此以后，同学们便将一顶“诗人”的美冠强戴在我头上。毕业多年，每当同学聚会，他们还总在杯盏交错之际以诗人相谑，令我却也不是，受也不是。但因文学而遭遇的这份惊喜，我却是不敢相忘的。

大学毕业入伍后，惊喜更是连绵不断。

那年五月，那时我还是部队的一名副营级干部。我与妻正在筹备婚礼，拍婚纱照、布置新房、发喜帖，一切都在幸福的节奏里进行。我的休假报告已经批下，结婚请帖已经发出，去旅游度假的机票已经订好，正当我准备交接工作休假时，总队却意外地通知我去参加为期二十天的晋职培训。接到通知后，我心里十分矛盾，一方面为自己能参加培训而高兴，另一方面又不知该如何向妻子交待。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给妻子打电话，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妻子。妻子沉默许久，最后对我说：男人还是要以事业为重，就把婚期推后吧。我虽然猜到妻子会如此回答，但内心的愧疚却一直折磨我，让我迟迟不敢下定决心。

最后，还是支队首长为我解决了这一难题，他让我先去学习，到时再给我请假回家结婚。我想，也只能如此了。领导的心，妻子的理解，都化为了我学习的动力。在第一门课“部队管理”的结业考试中，我的努力获得回报，在培训班近200名学员中，我考了第一名。考完的第二天，支队政委亲自打电话给上级领导，为我请了难得的两天婚假。战友们戏说，真应了“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那句佳话。在婚后的第三天早上，我于八点钟之前赶回教导大队继续上课，妻子也提前回单位上班。培训期间，每天下班后，妻子都会赶到培训地与我匆匆见上一面，说好的旅行结婚也变成了鹊桥相会。结婚虽然留有一丝遗憾，但因为此间的曲折回环，惊喜不断，也算是人生一次特别的经历吧。

有人说，惊喜是温暖的传递者。正是因为生活中种种不期而遇的惊喜，才让我们平淡的生活充满了生生不息的希望。欣赏自己，善待自己，相信自己，因为未来还有无数的惊喜等着你去发现，去拥有，去创造。

## 诗二首

□ 陈清生

### 望月

每每离家长相望，  
袅袅余炊绕旧房。  
万里云天共此月，  
遥寄秋思归故乡。

### 自题

少时立志四海游，  
匹马东剑卷掩手。  
梦驰山河九万里，  
坐看云天三千秋。  
鬓角半斑岁月悠，  
营营琐事困方斗。  
历尽千帆心不老，  
买花载酒亦风流。

## 长河浪花

秋野芬芳

苗青 摄



## 秋天穿过银杏树

□ 郭晓兰



日日从学校甬道旁的银杏树边穿过，抬眼看它一点一点改变着的容颜，与苍凉的虫声一起滑向深秋更深处。

我喜欢银杏树。在姹紫嫣红的春天，它不曾耀眼，只顾一点一点托拂出自己娇羞的嫩绿；在绿意盎然的夏天，它从不争绿，只顾低调奢华地固守属于自己的绿意。只有到了秋天，气化为筋、金缀满骨之时，才打捞起人们的好奇，惊艳众人的目光，只一株，便一枝独秀于秋天，金灿灿地立在大地上，教人一眼万里皆秋色。

起初以为银杏树不会开花、不会结果，只靠笔挺的枝干和叶子支撑起漫长的一生。后来知道，不是的。一株银杏树其实也可以单独存活，只是不能开枝散叶，繁衍生息。而一棵开花的雌树不远处定会有一棵雄树在默默站立着守护。彼此都是对方不离不弃的唯一，彼此相望相守抵住岁月的漫长。这样动人的淳朴深情，为人间托举出一份情感的深厚坚贞，难怪引起世间众多痴情儿女的共鸣。

银杏果的果实称为白果。白果，多好听的名字。轻唤一声，轻风有信，天高云淡；再唤一声，白马少年，秋月无边。让人感觉现实与远方原来可以如此完美地结合，只一个清朗雅洁的名字，便给人带来无边的遐想。

银杏树是长寿的。它顶着植物界活化石的桂冠，演绎着福寿绵长的执着，与时光一起修生成生偕老的果。它的造型独特的叶片绿了又黄，黄了又落，然后一次次在春风里涅槃重生，在夏风里动情摇曳，在秋风里羽化成仙，成全一个不老的神话。令人羡煞。

秋日光线闪闪烁烁地穿过银杏，变得

异常柔软而十足温暖，仿佛柔软的故事里无尽温暖的回忆。回忆里，有梦境，有现实，现实与梦境两相纠缠，难以分辩。一日新梦，自己一路寻觅觅轻飞到学校，满身凉风，满眼银杏黄叶飘飞，我手捻一片片叶子，打开一本本岁月泛黄的老书，穿越……

醒来，不由暗自哂笑。从七岁入学，四十多年来未曾离开过学校，自己做梦缘何不去遨游四海，神游八方，安然享受不再为形质灵魂局限的自由，反而急慌慌地寻觅觅一路赶到学校去捡拾银杏落叶。难道学校才是唯一魂宁心安之地吗？我反复问自己。大概是的。一定的是。

他日，如果你来找我，我已退休不在

学校，就请在校园里任何一棵银杏树下多站一会儿，它们每一棵都那么温暖可爱。

年岁渐长，我甚健忘，我记得学校站立着的每一棵银杏树，却记不住来来往往来了又走的一茬又一茬的少年。你站在银杏树下，无论阳光普照，还是细雨迷蒙，都不失为一幅精装的风景：明媚阳光只会点亮金黄的明亮，一管细雨却怎么也暗淡不了秋日如金的韶光。

我也在心里给年轻的自己下一张请帖，请她来喝一杯清茶，捡叶，拍照，听风。

一起立在银杏树下，泡一壶岁月，慢慢参悟，看逝去的时光如何在头顶飞来飞去，飞来飞去。

一起举杯请茶于清风明月吧，何苦为

一事无成人渐老而长吁短叹呢？草木在

大地上相互依偎而生长，星辰在银河中相

互辉映而璀璨，而银杏树长在你我途经的

四季，早已和你一起成长独属于自己的

风景。不是吗？

## 永远的冬储情结

□ 王国梁

的炖菜，口水都出来了，手中的铁锹挥舞得有力了。冬储的意义，大概就在于及早为未来做打算，怀着美好的憧憬把眼前的日子过好，再把明天的日子安排得妥帖安稳。

那个年代，没有反季菜，到了冬天，大白菜就成了看家菜，每家都要储备大量的白菜。

父亲告诉我，要选最饱满硬实的大白菜。父亲告诉我，要选最饱满硬实的大白菜储藏起来。大白菜放到地窖时，一定要根朝下，这样可以长时间保存。

我和父亲一起码放大白菜，他还忘好好把大白菜码上一番：“鱼生火肉生痰，白菜豆腐保平安。白菜可做百样菜，等哪天馋了，咱让你妈包白菜馅饺子了！”我开心地说：

“我最爱吃我妈包的饺子了！”父亲笑了。

冷风呼啸，我和父亲的谈笑声却充满了暖意。

言来语去间，我与父亲有了另一种不可言说的默契，我们都对将要到来的冬天满怀憧憬。而所有的憧憬，都是温暖的。

初冬田野上的温情一幕，永远留在我的记忆里。

大白菜被整整齐齐码放在地窖里。

父亲打量了一下地窖，然后把大葱、土豆、萝卜逐一放入地窖。父亲有丰富的冬储经验，各种蔬菜排列有序，互不干扰，都有一种各自安好的模样。

安排妥当，父亲在地窖上盖上厚厚的草席，再盖上一层玉米



桔。地窖深深，大地母亲的怀抱是温暖的，这些蔬菜就像睡在安适的巢穴里一般，冬天再冷，它们也不会被冻坏。

田野里，乡邻们都在忙碌。有的像我们一样，忙着在菜地挖地窖，储藏蔬菜；有的忙着把蔬菜运回家，在自己院子里储藏蔬菜，或者由家里的主妇腌制大白菜、白萝卜等，也是为冬天做准备。这是严冬到来之前土地上最忙碌的场景了，冬储完毕，整个村庄便陷入了安宁之中。

多年过去了，如今冬季也能吃上各种蔬菜，可我还是有根深蒂固的冬储情结。

**最  
最  
难  
忘**